据统计，近八成的海归在回国后都有过更换工作的经历，频率与次数都不低。有人更满意，有人更后悔……

换工作是一场冒险吗？

徐悦邦

为何更换工作？
不满和无奈，是重要的缘由

海归更换工作的理由多种多样，有人是主动更换，有人则是出于无奈。

对工作的满意度低，是海归换工作的主要原因。他们对自身的期望较高，回国后不愿意从基层做起。可事实上呢？他们对国内的职场环境和工作并不熟悉，缺乏在国内工作的经验；而国内企业在招聘时又对这一点非常“敏感”。同等学历和同等技艺水平下，企业更倾向于招收本土的求职者。

这一“短板”使得海归难以顺利找到满意的工作，或者说没有令其满意的职位提供给他。

丁绍棠曾在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留学，于2004年底回国，现在北京工作。他说：“我在国外学的是国际金融专业，回国后我先是就职于一家规模较小的投资银行。但我却希望能够去一些大型国际投行锤炼自己，比如：摩根士丹利、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等。”大多数海归在择业时都渴望更高、更广阔的平台。而当这种期望难以实现时，他们往往会采用不断跳槽的手段来接近自己的预期目标。

海外受教育的经历，使得大多数海归会优先选中外资企业。但国内商业局势近年来变化很大，外资企业自身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。当出现企业被收购、企业人事策略调整、中国区业务终止等情况时，海归就只能想一想是否换一份工作了。“回国后我选择到荷兰银行上班，并在那里工作了3年。但后来苏格兰皇家银行整体收购了荷兰银行，并拆分了其在中国的业务。在那个阶段，公司处于一个非常动荡的状态，我们的团队也因此解散了。而我也只能抱着遗憾从公司离开。那次换工作令我感到相当无奈。”丁绍棠感慨道。

好事还是坏事？
报酬增加，“损失”的是踏实

刘亚鹏（化名）曾就读于法国国立高等先进技术学校，回国后他已经换过好几份工作了。据他介绍，在同一行业内换工作，薪酬一般会有所提升；若是跨了行业，换工作时薪酬可能会略微调低。但当度过那段适用期后，待遇常常会迅速地增长。

换工作确实是海归获得更高薪酬的一个途径。但是更多人的目标却不止于此。“换工作给我带来的最大好处并非是薪酬方面的提升，而是职业技能、资源积累等方面的收获。比如，在前几份工作中积攒下来的工作技能、经验以及资源等，依旧能够在新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。”刘亚鹏说道。

但也有观点认为，频繁换工作会使得海归离其目标越来越远，原因是企业在招聘时会考虑到员工的忠诚度。对于这样的说法，刘亚鹏认为：“有个别企业在招聘时确实会考虑到这个因素。但现在大部分企业在招收员工时，一般都采用内部互推的方式。而有经验的员工大多有过好几次更换工作的经历，所以现在企业也很少关注求职者是否更换过工作、换过几次工作。”

国宇曾就读于澳大利亚中央昆士兰大学，他认为：“如果只是希望在薪酬待遇方面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，那么换工作确实能够帮助他们实现这一诉求。但这一做法并不适合所有人，需要仔细斟酌。实际上，在每一份工作中，能否学到东西才是最重要的。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，频繁地换工作并不好。如果一个人能够长时间地待在一个行业内、一个公司里，兢兢业业，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”

跳槽为何又后悔？
对新单位和新领域缺乏研判

换工作既有可能帮助海归达成他们的目标，但也可能会适得其反。因为在换工作的过程中充满了未知，难以预料的情况非常多，每一次都是在冒险。

刘亚鹏说：“我曾经在法国兴业银行获得过一份不错的工作。但工作时间久了，有些倦怠，便想换一份更好的工作。我辞掉了兴业银行的工作，跳槽去了‘路透金融’上班。但没过多久，路透社便被加拿大汤普森集团收购了。在收购后的初期，企业内部一团糟，连工作都难以展开。当时我感到非常后悔，怪自己做决定过于草率。吃一堑，长一智。这使得我在下一次换工作的时候更加谨慎，充分吸取之前的教训，事先考虑好各种结果。”

国宇曾出于兴趣而选择换工作，但是在换工作前他并没有仔细、全面地考虑好。因此，那次换工作的经历给他带来了不愉快的回忆。“我工作涉及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，行业前景非常不错，我对此非常感兴趣，便辞掉工作，与人一同创业。但在那之前，我对于那个行业以及合伙人的了解很少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，发现自己与合伙人在性格、价值观以及奋斗目标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出入，难以磨合，闹得非常不愉快，最终不欢而散。”他惋惜地说道。

（图片来源：90设计、大河网）

冒险一番又何妨

齐 心

工作贯穿着人一生中的多个阶段，选择工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一般而言，求职者考虑的最多的因素是薪酬待遇和工作环境。但“良禽择木而栖”，一份工作能够为求职者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平台，也同样值得关注。有些人之所以频繁地更换工作，或在于想谋求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。因为立于广处，便能接触到更多的事物，见识到更美的风景。为此而冒险，是值得的。

青春应该绽放。冒险一番又何妨？

大多数海归回国时还很年轻。试着多换几份工作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因为他们拥有“试错”的资本。海归在不同的工作中，能够获得不同的体验，见识到一些前所未闻的新鲜事物，结交到更多的朋友，并积累起工作经验。即便在换工作中没有获得“长进”，他们依旧有“后退”的路可走。得失成败固然重要，而曾经尝试过更值得铭记。

张斌：想到就立刻去做

周继凤

2009年，张斌去英国留学，主修建筑结构设计专业。

在苏格兰的时候，他发现：由于当地每家每户都有一个邮编，因而只要报出邮编，就可以在家直接预订出租车。张斌说：“当时我就在思考，中国在租车方面，是不是也可以像苏格兰一样。”然而，中国的邮编大多是几个小区共用，并且出租车业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被传统的租车公司垄断，很难有新的突破。考虑到这些，他最终只得把开展租车业务的想法停留在了初步设想阶段。

没想到的是，2012年，一家名为滴滴打车的公司成立。成立3年后，滴滴打车已经占领了中国出租车召车市场99%份额及专车市场80%份额。

张斌毕业后回国工作。在工作中，他又想到了与外卖有关的创业。然而由于工作繁忙以及对技术缺乏了解，这个想法最终不了了之。

而2015年，一家网络订餐平台——“饿了么”宣布日交易额突破1亿元，日订单量超过330万单，稳居外卖O2O行业榜首。

资本与信息暴走的时代里，机遇与商机充斥其中，但也稍纵即逝。

机遇的错失，给了张斌很大的触动：“原来技术是可以真正地实现创意和想法的。”

于是，2014年，在国家连续发布数项政策用以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时候，张斌毅然决然辞职投入到跨境电商的创业中。所谓跨境电商，即是以电商方式进行的国际贸易。随着经济全球化，贸易逐步走向自由化，跨境电商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不可阻挡的潮流和新模式。张斌极为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个新动向。“因为有了之前的教训，所以这次想到就立刻去做，不要犹豫，也不能犹豫。”

想到就立刻去做，并不意味着盲目地前行。“我们主要是以小博大，当你的团队还小的时候，就要想各种办法博取到较大的资源。”谈及他的创业经验，张斌如是总结。

跨境电商领域创业的第一步便是选择货源地。在选择货源地上，大家的第一个目标便是美国。但是美国的货源难以接触，而且相应的人脉和资源都比较缺乏。在看清局势后，张斌决定放弃大的货源地，转向开发一些跨境电商领域的处女地。最终他们选择了新西兰。

瞄准货源地后，他们从小处做起，凭借着朋友的关系，拿到了两个较大品牌的货源，从而有能力为国内合作的淘宝店主以及代购商家提供货源。随着国内对于新西兰商品、尤其是奶制品需求的不断增多，他们也积攒起了一定的实力。这时，零散的客户已经不能满足公司的“胃口”了。平台级的商家成为了公司的目标。

张斌及其团队在开展B2B和B2C跨境电商业务时，最大的优势不仅在于提供优质的货源，还在于瞄准周转货物这个难题，为商家提供海外供应链管理以及解决方案。凭借这样的优势，张斌一行人最终为自己的小团队博到了聚美、辣妈帮、海豚村、西集和苏宁等大型电商平台客户。经过“以小博大”式的奋斗，这个创业仅两年的公司，年交易额突破8000万，估值近两亿元人民币，并于今年4月完成并购。

公司完成了并购后，本应该休整一段时间。张斌却在思索了两天后，又继续投入到了虚拟现实领域的创业之中。

“我的创业合伙人和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‘我年龄比较大，还有十几年就要退休了，接下来只有十几年的时间来实现虚拟现实技术的突破。但是你们还年轻，还能达到人工智能阶段。’”

既然年轻，未来还有无限可能，那么不妨多做些尝试。于是张斌加入了如今的创业团队——北京道器科技有限公司，负责平台商业拓展。张斌和他的团队设想并致力于构建一个平台，可以播放立体的视频和图片，支持下载播放、在线播放和在线直播。但无论技术怎样发展，“只有那些真正可以推动产业、提高效率、降低生产成本的技术，对未来才具有导向性”。

归来后的更多烦恼

马小芳

回国后，海归与父母的观念差异，已经不能仅以“代沟”形容。年轻人希望保持自己独立的生活环境，家人希望恢复盼望已久的安定的家庭格局。文化上的认同与冲突交替显现，打破了刚刚归来时那种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……

择业时
会产生不同的意见

大多数海归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工作，而父母却担心子女会走弯路。他们希望儿女选择一份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工作，从而过上安稳的生活。如此一来，冲突难以避免。

杨帆曾就读于西班牙莱里达大学，现在一家私企做国际贸易，主要工作就是“跟单”。“我过去一直想找一份外派工作，却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，因为他觉得那不安全。”她说。在父亲眼里，稳定而长久的工作才是最佳选择。“刚毕业回国的时候，父亲还曾要求我去找一份幼师工作。但最终因为专业不对口，考试也没有通过，只能作罢”。像杨帆这样，因择业观不同而与父母发生冲突的海归还有很多。刘晟（化名）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。他曾就读于英国利兹大学，主修传播与媒体专业。因为酷爱摄影，所以在回国后不久，刘晟便在厦门的一家艺术摄影中心开始实习。然而父母对此并不支持。“我的父母一直希望我找一份像教师那样稳定的工作。但我的兴趣是摄影，我希望以后能够在摄影领域发展，而不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去选择那些我不感兴趣的事儿。”刘晟说道。

家人为啥非要干预孩子的选择？因为父母觉得海归的想法不合国情。

彭逸豪学的是国际商贸法，想成为一名律师。他曾就读于英国杜伦大学，回国后在找工作的问题上，与父亲产生了一些矛盾。于是，他选择到上海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，希望凭借自己的实力在职场上占有一席之地。然而父亲却认为彭逸豪对职场的认识太过于理想化。“我父亲认为一份好的工作需要靠人脉关系，一个没有根基、没有人脉的应届毕业生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。凭借自己的摸索，容易走弯路。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关系为我找一份好工作。但我认为找工作应该出于自己的兴趣，我相信以我的能力足以找到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工作。”彭逸豪说道。

择偶时
与父母分歧更大

工作确定之后，单身的海归还要面临择偶的问题。在这个问题上，父母总担心子女“遇人不淑”，试图“包办”他们的婚姻。相比之下，找工作时候产生的矛盾，要算“温和”多了。

刘晟说道：“在选择人生伴侣这件事上，我和父母的分歧还挺大的。父母会经常给我介绍对象，并试着让我们多接触。他们认为只要对方能持家、孝顺即可，双方感情则可以慢慢培养。而我却希望遇到与我互相心仪并且兴趣相投的人。”刘晟是家里的长子，父母自然格外关心他的人生大事。但是每当父母提起要给他推荐对象时，刘晟都会选择回到自己的房间，以沉默的方式抵抗。

回国后，彭逸豪为了实现律师梦想，经常到图书馆进修。（受访者提供）

即便是生活气氛“民主、自由”的家庭，在婚嫁这样的大事上，意见也不可能完全合拍。

对于选择人生伴侣这样的大事，杨帆称父母会“尊重”她的决定。但是，父母也没闲着——希望她能找一个家庭条件优越、工作稳定的伴侣。“这跟我的想法不一样。我现在对那些有过出国经历的人更有好感，因为彼此有共同话题。但是我父母认为出国学习的人毕竟只占少数，想要找到与自己兴趣相投的海归就更难了。”杨帆说。

解决冲突
理解沟通是关键

海归面临的家庭环境，常常是父母既望子成龙，又从来没有“浸入”海外生活和接受异域文化；两代人之间原本就存在着代沟，而海归长期海外独立生活的经历又加大了与亲人间的观念差异。

应该如何化解？杨帆根据自己的经历认为，最好的办法还是沟通。多和父母谈谈自己的想法，争取他们的理解。“尽管很多时候，在他们看来，我们的想法是不现实的。但是多和他们交流，告诉他们我们是怎么想的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我们有哪些实力。他们其实是会试着理解我们和支持我们的。关键是通过努力工作，去向父母证明我们的选择是对的。”杨帆说。

在问及应如何化解与父母的冲突时，彭逸豪说：“父母总习惯用他们的传统观念来引导我们，有时候冲突难以避免。要改变父母的价值观念是一件很困难的事，不如先妥协，然后用实力说话。在这中间，学会理解父母也很重要。”

理解和沟通的过程，也是留学归来后再次成长的过程。

（题图来源：乐宝家园）

德州即将举办海内外人才交流会

本报电 中国山东第九届海内外高端人才交流会（简称“海洽会”）暨首届“智汇德州”人才创新创业周将于10月11日至15日在山东德州举办。

本届“海洽会”将有高校科研院所创新创业项目招聘洽谈、海外留学人员对接洽谈、国内博士后项目对接洽谈、中外技术技能合作培养恳谈会、海内外创业创新项目路演、中国海归创新创业峰会、外国专家技术项目洽谈会、生物产业高层论坛、“精英齐鲁荟”——中高端人才招聘洽谈等20场对接洽谈、论坛峰会活动。

截至目前，已经确定参会人员2000余人，包括两院院士、国家“千人计划”专家、外国专家以及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。

（来源：中国日报网）